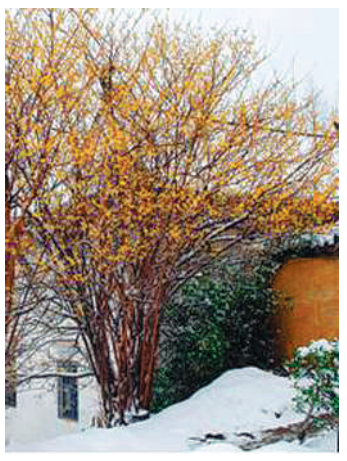
▲ 绿色掩映的黄梅乡间风景。



▲ 开在江心寺里的“晋梅”。

探访

# 江北一枝梅

□ 魏永刚

长江不再以洪水威胁黄梅这片土地，而只有温暖的润泽。人们和长江的关系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着新变化。黄梅离不开长江，黄梅也以自己的发展变化在岸边装点着长江。

腊月梅花开，人们称之为腊梅。此花因颜色浅黄也被叫作黄梅。

我不知道地处鄂赣皖边缘的湖北黄梅县是否因这种花而得名，但我确实是在这个长江边的地方第一次看到黄梅花的。“雪飞江上腊梅开”的情景，着实令人难忘。

长江边的腊月，没有北方这样寒冷，但也是万木凋零。黄梅花开，带来别样生机。黄梅细碎的花瓣悄悄在墙角、院落里绽放，“枝横碧玉天然瘦，恋破黄金分外香”，虽然不像牡丹或芍药甚至桂花那样喧闹，但那浅浅的鹅黄，晶莹剔透，亮泽如蜡，突然出现在冬日里，总会让人怦然心动，感受到一种春的盎然，一种穿透冬日寒冷的振奋。难怪古人会留下“疏林冻水熬寒月，唯见一株在唤春”的诗句！

黄梅立县，在一千多年前的隋朝。据说，那个时候这片紧邻长江的土地上开遍了黄梅花。今天，县域范围内还有一株梅花，是经历了隋唐而绽放到今天的。据记载，那是一株东晋僧人手植的梅花。花枝并不太大，在平缓的蔡山脚下一处角落里安身，每年盛开，一年又一年，从东晋年间一直开到了今天。

黄梅人以之为傲，似乎都知道这株梅花，都能说出这株梅花的历史。不断延展的黄梅县城，专门有一条路叫晋梅大道，有一所学校叫晋梅中学，这些名字都是从这梅花而来。这株梅花生长的地方叫江心寺。庙里许多年已经没有了香火，但它的名气却不是因为香火，而是来自一首诗。这是一首中国的识字人几乎都能出口即诵的诗：

“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。”

唐朝的李白当年沿江而下，去往安徽途中在这个地方停下来过夜。他借宿这江边小庙，不知道是江水浩荡，还是星空清冷，触动了诗人的思绪，他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，挥笔写出这样一首流传千年的诗！

现在寺里山坡上还留存一处“摘星楼”。楼并不高，建筑也非古迹，是后人因为李白的诗才修建的。站在摘星楼前，看到的是连片沃野和星罗棋布的乡村，眺望远处，长江的身影隐约可见。此情此景，很难想象这里为什么以“江心”命名。

远处的长江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摇摆在这平整而宽阔的土地上。春夏之际，江水涨起，便从河道漫出来，淹没这大片的土地；秋冬来临，河水退去，人们才能回到家园。江水泛滥时，这里是一片泽国，寺庙自然也就在“江心”了！

也许，只有从长江出发，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黄梅这片土地。

我是在乡间地名指引下去寻找长江与黄梅的历史的。北方农村多叫“庄”“洼”“屯”，而南方的乡村则以“圩”“湾”“垄”命名。我在黄梅的长江边却见到“埭”和“墩”。黄梅县紧邻长江的小池、孔垄、蔡山、新开、刘佐等乡镇，有许多村庄的名字带着“埭”和“墩”字。这个“埭”字在词典上的解释是“土埂”；“墩”则是高出地面的地方。走过黄梅县城，继续向北到停前、柳林这样一些北部乡镇，地名里的这两个字就无声地消失了。

从那些叫作卢埭、段埭、何家墩、新屋墩、沈家墩等这样一些村庄中间走过，我总是在问：江水冲积的这片土地开阔而平整，何来“土埂”和“墩”呢？村中老人告诉我，过去很长时间，江水退去之际，人们在稍稍高出的地方落脚，那就是“墩”和“埭”。逃荒回来的人们，挑一处地方，张家李家就这样一个“墩”一个“埭”地排列起来，天长日久形成村庄，也便留下这些名字。今天，这些村落高高低低都是两三层的楼房，富裕一些的人家还在外墙上贴着瓷砖。时光把旧痕冲洗得干干净净，但这名字的背后依然凝结着先人们奔波逃难的历史。

这样的日子其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依然在重复着。我曾经到江边一个叫水月庵的村里走访，一位上年纪的老人说，每年发洪水季节，当村会计的他就和大队长分别带领一队人开始挑着担子外出逃荒，一队过江到对面的江西，一队向北一直走到安徽。他们一去大半年，冬日来临，洪水退去，才回到村里。

现在，高高的长江大堤宽可行车，一直沿江而下。长江驯顺地在堤内缓缓流淌着，已经有20多年没有发过洪水了。老人平静的叙述，让我一次次抬头去看不远处的长江，心绪难平。

比黄梅花更出名的自然是黄梅戏。黄梅戏是不是发源于黄梅县，曾经有过争论。认真地在黄梅的土地上走一走就会相信，一定是这片土地孕育了黄梅戏。这又得从长江说起。

历史上江水泛洪，黄梅的人们便要外出逃荒。逃荒的人靠什么讨得一口饭吃？也许，他们最初就是开腔给人“卖唱”。能唱出的自然是自己熟悉的采茶戏，黄梅戏在久远的过去就曾经叫采茶调。对于为什么叫“黄梅戏”，专家有许多种解释，但我想，其中有一种解释应该是“天然”存在的：人们也许是以这方土地上的人来“命名”的，黄梅人唱的戏，自然就该叫作黄梅戏。

黄梅戏最早不是在黄梅县唱响的，但黄梅戏一定发源于黄梅县。所以，曾经有人说，黄梅戏是“被长江冲走的”。沿着长江，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黄梅戏。今天，黄梅县乡间的戏台都不大，不像北方乡村戏台那样高挑而开阔。民间的黄梅戏剧团，演员不多，角色也不复杂，三两个人就能撑起一台戏。从逃难历史中诞生的黄梅戏，也许从来就是以行走方便为界限的。

黄梅戏的许多剧目中，剧情除了才子佳人就是家长里短。了解了长江带给黄梅人逃荒的历史再来听黄梅戏，那些悠扬的唱腔和弦乐，那些直白朴实的唱词，如泣如诉地传达的，其实是人们千百年来对美好生活的期盼，对逃难历史的控诉。也许，只有到了当代，黄梅戏才一改往日的悲诉开始有了以禅宗历史为背景的《传灯》、以楚国故事为原型的《青铜恋歌》这样一些事关家国的“宏大叙事”。

江水悠悠，把黄梅隔在江北，也留下许多情思。白居易当年站在对面的江西九江，趁夜色渔火遥望对岸，写下过“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”的诗句。今天黄梅人依然从长江边开始谱写新的“长江之歌”。

江边的小池，历史上是人们过江之后的驿站，被叫作“清江驿”。现在，这里不仅建设成一个货运码头，而且还崛起一座现代化城镇。“滨江小池大城梦”是黄梅人忙着构筑的新蓝图。

两座大桥横跨长江，把湖北黄梅与江西九江紧紧连在一起。桥是高速公路的一部分，双层的长江大桥下面还有火车通行。不息的车流像一道激越的音符，又像是美丽的流光，日夜流过宽阔的江面。

今天，黄梅人最乐道的消息是高铁。有两条正在修建的高铁线路经过这个充满诗意的县城黄梅。长江经济带建设给这个千年古县带来了一阵阵惊喜。不久的将来，人们从合肥、南昌、武汉不同方向，可以乘坐高铁便捷地来到这个小城。如果正逢冬季，不知道游客是否会细心地透过车窗去寻找那细碎而晶莹的黄梅花？

桥梁和铁路跨越了长江，历史也在跨越进新时代。长江不再以洪水威胁这片土地，而只有温暖的润泽。人们和长江的关系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着新变化。黄梅离不开长江，黄梅也以自己的发展变化在岸边装点着长江。

这个以花为名的县，就是开在长江北岸一朵晶莹剔透的花。也许不耀眼，但很美丽！

◀ 横跨长江的黄梅小池九江大桥。

四季

# 初冬之绚

□ 王晓

冬在记忆里一直是冷色调的萧索。直到今天，我才知道记忆有时候不牢靠。

喜欢川端康成《雪国》的开头和结尾，尤其是末尾：抬头望去，银河哗啦一声，向他的心坎倾泻下来。句子如雪一般洁净，沸沸扬扬在我心里。

办公间隙，疲倦中的一抬头，对于冬之绚丽，我有类似的感受。

单位偏于城南，靠近施工中的沿江高等级公路，好长一段日子，尘土四处飞扬，像极周遭含混的生活。不经意地一仰首，我竟看见了新异和惊喜，冬天童话一般向我走来，脚步从树叶上翩然而至。铁栅栏的围墙外，一抱粗的法国梧桐一棵挨一棵。似乎就在昨天，它们还绿波流影，风流肆意，一派倜傥。许多的雀鹊欢叫一片，喧闹得很。日子流逝，树的梦没有丢弃，冬日枝头的绿黄翻飞，依然旗帜一样让人目眩神迷。一霎时，我木然的瞳孔里簇满温情的花。急不可耐地捧杯水出去，好离绚丽近些。清风醉白云呵，心悬于天地间，一种久违的苍茫、辽阔。终日被生活挤压、摔打，我们似乎忘了生命还有一种状态叫从容自在，就像冬日的梧桐，唯有从容，才有自在。

冬之绚丽，还在昨日登临的栖霞山。

偌大的山林，被画师皴染，绚丽无比。今年雨水少，已是初冬，并不萧瑟，栖霞山的枫叶红得恰如其分，性子生的傲然绿着，温婉的羞涩红着，红红绿绿，参差斑驳，映着亭台楼阁，远处的水，近处的人，煞是好看。

“山明水净夜来霜，数树深红出浅黄”，在栖霞山，每一株树都个性十足，绝不千篇一律，多种色彩集于一棵树，一丛木，一片林，令人目眩神迷。

为什么惦记栖霞山？久居闹市，对节令的感知日益愚钝陈旧，感觉日子都是不新鲜的，不自由的，渴望在栖霞山来一场心灵放飞。

这个季节的栖霞山，没有云遮雾罩，空气纯净得看不见一丝悬浮，天高气爽，风烟俱净，一切明明朗朗，干干净净。

多久没有和大山这般深情？多久没有让彩色涂满眼睛？多久没有听到攀登的喘息声？我们和秋风一起沙沙穿过山林，感受久违的勇猛和坚韧，向上，向上，向上……在栖霞山，一些失落可以找寻，一些沉睡蓦然唤醒。

这些树木真有意思。我走，它们跟着；我停，它们驻足；我看它们，它们也看我。

随处是景，入框成画，冬之绚丽无处不在。漫步山林，心无杂念，灵魂澄净。摘一枚红枫贴上脸颊，和秋天的栖霞肌肤相亲，让这中国红晕染脸颊、晕染心底，直至宽阔无边。云在湖里游，心在叶上飞，空气像绿茶，吮一口，润泽全身，静默伫立，就很美好。

寒意已脉脉，枝头无声胜有声。你得承认成熟是气息，不是声音；成熟是顿悟，而非按部就班。好似很多能称为风景的，我们数度相逢，熟视无睹，某一刻才有初识的激动和欣喜。这未知，便是命运设置的诱惑，或是浮世留下的安慰，有时候还是一场心灵教诲。

比如这个午后，阳光金子一样在枝头叶面跳跃，绿黄翻飞里，幸福如潮，涨过心海，几行字从我的手里奔上了高速。

随手拍

# 迁安：戏曲进课堂

□ 图/文 寒歌 张飞飞

中国戏曲已形成了以“京剧、越剧、黄梅戏、评剧、豫剧”五大戏曲剧种为核心的中华戏曲百花园。目前，中国各民族地区的戏曲剧种约有360多种，传统剧目数以万计。其他比较著名的戏曲种类有昆曲、坠子戏、粤剧、淮剧、川剧、秦腔、沪剧、晋剧、汉剧、河北梆子、河南越调、河南坠子、湘剧、湖南花鼓戏等。12月3日，河北省迁安市第四实验小学校长杨春锋在课堂上给小学生们讲戏曲。讲者认真，听者入神。

河北省迁安市第四实验小学自建校以来，开设了手工、国画、快板、京东大鼓、评剧等7个曲艺方面的社团，将戏曲引入校园，引入班级，引入学科课程。开展以京剧、评剧、豫剧、黄梅戏等戏曲课程，同时传承快板、京东大鼓、讲故事、绕口令等多种艺术形式，培养学生对戏曲艺术的兴趣，进一步传承、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。

学校重视舆论宣传，营造传承氛围。充分利用升旗仪式、校园广播、电视台、橱窗及晨会、班会等形式，营造全体师生及全社会关心支持“戏曲进校园”活动的良好氛围。将曲艺文化植根于教学实践中，坚持以课堂为主渠道，把学科特点和曲艺教材有机整合。挖掘曲艺元素，实现学科渗透，激发学生对学习曲艺的兴趣，在对学生进行艺术教育的同时，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，将艺术之美与传统文化之精髓进行巧妙融合，在发现美、创造美的过程中尽情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，戏曲曲艺文化在迁安四小扎根安家，开花结果。